



物理老师常玉如的课堂就像在拍戏

# 老师当“导演”，学生变“演员”

本报记者 秦国玲 本报通讯员 赵云福

常玉如,是寿光一中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,同时也是潍坊市十佳优秀教师,潍坊市特级教师,山东省特级教师,寿光市“富民兴寿”五一劳动奖章,省物理学科教学能手,潍坊物理学科优质课一等奖。



常玉如和获奖学生合影。

## “聪明绝顶”的常老师

今年46岁的常玉如在教学中始终勤勤恳恳,多年从事高中物理教学工作的他在教学中,努力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,实施个性化教学,彻底摒弃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,变教师为导演,全体学生为演员,力求课堂教学达到完美无瑕的境界。

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常玉如在备课上下了很多功夫,在他的脑海里常常想下一节课该如何上,下一节课该如何引入,用什么方法克服下一节课的教学重点与教学难点,等等这些问题在大脑里不知要反复琢磨多少遍,建立起的教学过程,被自己不断地推翻,然后再重新建立,直到满意为止。

为了增加教学的直观性,常玉如又花费大量的休息时间去

自学计算机编程软件,常玉如原本是学物理专业的,与计算机专业本无多大联系,要想自学计算机编程软件,对常玉如来说真是困难重重,但他并没有退缩,常玉如每天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,坐在计算机旁反复研究着编程语言,试着用这些语言作一些教学软件。长期的熬夜工作,使常玉如的头发过早地脱落,老师和学生们都叫他“聪明绝顶”。这善意的叫声既是同事和学生对他的亲切称呼也是对他工作的肯定。

正因为如此,常玉如的课堂教学除了有生动、有趣、幽默、诙谐的语言外,又多了丰富多彩的多媒体画面,这些画面将抽象的物理过程形象化,使无法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,栩栩如生的展现在学生面前,使学生犹如身临其境,所以只要听过他上课的学生都认为是一种享受。



常玉如老师。

## 学生进步是他最大的骄傲

在物理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,学校让常玉如担任总教练。为了搞好竞赛,常玉如牺牲了大多数的业余时间去学习和研究这些知识,一次,一个学生问了一个俄罗斯中学生物理竞赛题,它是大学知识角动量方面的问题,粗看起来此题较为简单,但解起来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,常玉如用了一下午的时间也没有解出来,以后每当有空时就想

它,有一天灵感突然一闪,思路打通了,常玉如立时就解此题,当他解出此题时,一张八开的纸方程就写得密密麻麻。

经过这六年的时间常玉如把奥林匹克竞赛试题几乎都作了两三遍。同时他也知道了奥林匹克竞赛试题的类型和出题的方向。这样常玉如对学生奥赛指导就能作到了有的放矢。

在第十八届、二十届、二十一届、二十二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,常玉如的学生中共有24人获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,有9人被清华、北大提前免试录取。其中李蛟进入国家集训队,这是

目前潍坊市在全国物理奥林匹克决赛中最好的成绩。学生的进步,是常玉如最大的骄傲,他也因此获得了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山东赛区优秀教练员的称号。

作为班主任,常玉如在班级管理中能以身作则,要求学生做到的,常玉如首先做到,是学生最信任的班主任,以一颗爱心对待每一位学生,对于家庭困难和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,常玉如倾注了更多的热情,他坚信: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,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;教师的爱是融融春风,即使冰冷的感情也会消融。

## 说说老师的故事



## “不是不会,而是不做”

老师一句话改变我的人生

在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,会碰到很多带给你知识、启发甚至一句话就左右你成长的人。如果真得碰到这样的人,我们应该感激他们。16年前,我很幸运地碰到这样一个人,她就是我三年级的小学老师沈莲。

我的小学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,教学条件远不能和今天相比,那时的我们没有任何先进的教学方式,只有黑板前讲台后的老师,用她认为对的方式启蒙着我们这群小孩。那时,我9岁,天真烂漫,还有些不懂事。

沈莲老师是三年级的语文老师,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小学的校长。这个小学简陋的程度,在今天是可以上各大媒体的头条的:自带板凳,不知道哪里搞来的课桌,大小不一,参差不齐,桌面上一道道的划痕,说明这些课桌可能比我的岁数还大。

沈莲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小学校的校长,肩负着从一年级到五年级5个班的重任。我们都怕她,因为她虽然是一个女同志,但是,比学校其他的老师都凶。在这个小学,最常见的一个场景是,一个班的学生被拉到外面的空地上——还不能叫操场,进行考试,考不好的同学,会被她骂。然后,在教室里等待着挨骂的同学,心惊胆战。

毫不夸张地说,每一个在这个学校的同学都怕她。然而,我对这位老师却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这一点也不奇怪。因为这位又是校长又是老师的女同志,把我们这个成绩一直在镇上垫底的小学,用不到一年的时间,一下拉到镇的前三名。而且,她凶,只是对偷懒、犯错误的同学。

有件事情也是我喜欢、敬仰这位老师的原因。一次语文课上发下

了前几天考试的试卷,有一道填空题,正确答案是“大口大口地”,因为没有背过所以凭着想当然编了一个答案,写了“轻轻地”。那天发下试卷,沈莲老师走过来,她问我,为什么没有做对?我回答,不会。

沈莲老师唯一一次打了我,还用的是软条,非常疼,她又问我,是不会还是不做?我突然就哭了起来,无言以对,只是一直哭,然后记住了当时受到的责罚,以及那句不是很明白的话。

这句话我一直记得,直到现在。当时的我只是觉得有所悟,却并没有知道它的价值。现在想来,我想这是一句左右了成长的话,然后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改变着我。我感激在我懵懂的童年,有这么一位老师,赠给我这么重要的一句话。

陶智勇